

THE MUSEUM OF LOST ART

失落的艺术

[美] 诺亚·查尼 著
李小均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THE
MUSEUM
OF
LOST
ART

尖落的艺术

[美] 诺亚·查尼 著
李小均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艺术 / (美) 诺亚·查尼著; 李小均译.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86-1087-5

I. ①失… II. ①诺… ②李… III. ①美术史—西方
国家—通俗读物 IV. ①J1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7329 号

Original title: The Museum of Lost Art

The Museum of Lost Art © 2018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under licens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8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Rights manager: Kang Hua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Phaidon Press Limited 出版公司授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8-597

失落的艺术

出版人: 顾 伟

策 划: 康 华

著 者: 诺亚·查尼

翻 译: 李小均

责任编辑: 戎鸿杰

技术编辑: 史 湧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电话: 021-54044520

网 址: www.shrmm.com

装帧排版: 上海典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制: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18.75 印张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1087-5

定 价: 138.00 元

目录

引言	4
失窃	18
战争	44
意外事故	76
捣毁圣像或故意破坏文物	96
神的行为	126
临时性作品	154
物主销毁	176
埋葬与发掘	208
失落抑或从未存在	242
结语	266
注释 索引 图片来源	280

THE
MUSEUM
OF
LOST
ART

尖落的艺术

[美] 诺亚·查尼 著
李小均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目录

引言	4
失窃	18
战争	44
意外事故	76
捣毁圣像或故意破坏文物	96
神的行为	126
临时性作品	154
物主销毁	176
埋葬与发掘	208
失落抑或从未存在	242
结语	266
注释 索引 图片来源	280

引 言

失落艺术品博物馆

想象一家失落艺术品博物馆，其经典藏品数量超过全世界现有博物馆藏量的总和，从罗马宝藏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品，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捣毁的宗教艺术品到加德纳抢劫案中的名画，从伊拉克博物馆和数十万考古遗址劫掠的文物到伊斯兰恐怖组织 ISIS 毁灭的古代建筑和雕塑，从纳粹掠夺的数十万珍宝到现代数百万失窃、掩藏、损毁、不复找到的宝物……这样一家收藏失落艺术品的“博物馆”，刻骨铭心地提醒着世人，人间珍宝得之难而失之易。由于遭窃、故意破坏、捣毁圣像、厄运、有心或无意的毁灭，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许多业已失落。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品在消失，命运落在窃贼之手；只有很少最终失而复得，往往也是在历经戏剧性的追查之后。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哪些艺术品不见了、原因何在，并知悉今后如何最好地保存艺术品，欣赏幸存的艺术品，懂得这一小部分人类史上的神奇创造，它们历经数百年甚至数百万年，是多么精致而易碎。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到，幸存下来的艺术品并非因为第一次展出就必然是最重要或最有影响的艺术品。正如一件命运不佳的艺术品，因为人或自然的关系最终失落或摧毁，并不意味着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微不足道。

对于前现代（工业革命前或约 1750 年前）的大多数艺术家，他们已知的全部作品中只有小部分存世，下落可知。比如，在其同代和后世的书面文献中，提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约 15 幅，但仅三分之一可考，至少 8 幅失落。卡拉瓦乔约 40 幅作品有书面证据（与达·芬奇一样，具体数量学界存疑），至于遗失的数量则不定，在 8 到 115 幅之间。¹

学界知道许多其他大师失落的艺术品。这些大师包括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尔乔涅、德国艺术家丢勒。他们的艺术

品遭毁、失窃或仅仅是失踪了。若将这些失落的艺术品收藏起来，它们将构成令人信服的艺术史负空间，因为它们在失落之前与存世的艺术品同样知名。倘若幸存，达·芬奇的巨型雕塑《斯福扎马》应该与《蒙娜丽莎》同等重要；罗吉尔·凡·德尔·威登的《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在他生前就比他那一幅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圣像画《下十字架》更有名；毕加索焚毁的《朵拉·玛尔》应该骄傲地悬挂在他的《玛丽·特雷莎·沃特》旁边；铜雕《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的光辉应该压倒如今在梵蒂冈博物馆居于显要地位的那尊罗马大理石摹品。许多失落的艺术品比起那些幸存艺术品更加重要、更加值得赞颂，但我们对艺术品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偏向于可见之物，偏向于那些经历了无数劫难——这些劫难可能经常落在如同一张纸般易碎的艺术品之上——依然幸存的艺术品。本书力图矫正这种偏爱幸存艺术品的偏见，复活和保存那些关于失落艺术品的记忆。

本书选择的失落艺术品，不仅因为它们非常引人注目，代表了著名大师的失落（或几乎失落）的艺术品，包含了迷人的故事，充满了奇特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艺术史。今日大多数的艺术史聚焦于大约 200 件幸存的重要作品，反复对它们加以说明和讨论。但还有许多失落的艺术品，在它们存世之时，与这些幸存艺术品同样重要，同样值得赞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文讲述的不仅是多少伟大艺术品失落的故事，而且是这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能够从它们那里学到什么，它们如何丰富我们对于艺术史的理解。

化为青烟的名画

在所有失落艺术品中，就文化、历史意义还有影响力而言，比同一艺术家幸存下来的其他作品更加重要的艺术品，首屈一指的可能是罗吉尔·凡·德尔·威登为布鲁塞尔市政厅金色大厅所绘、最终化为青烟的名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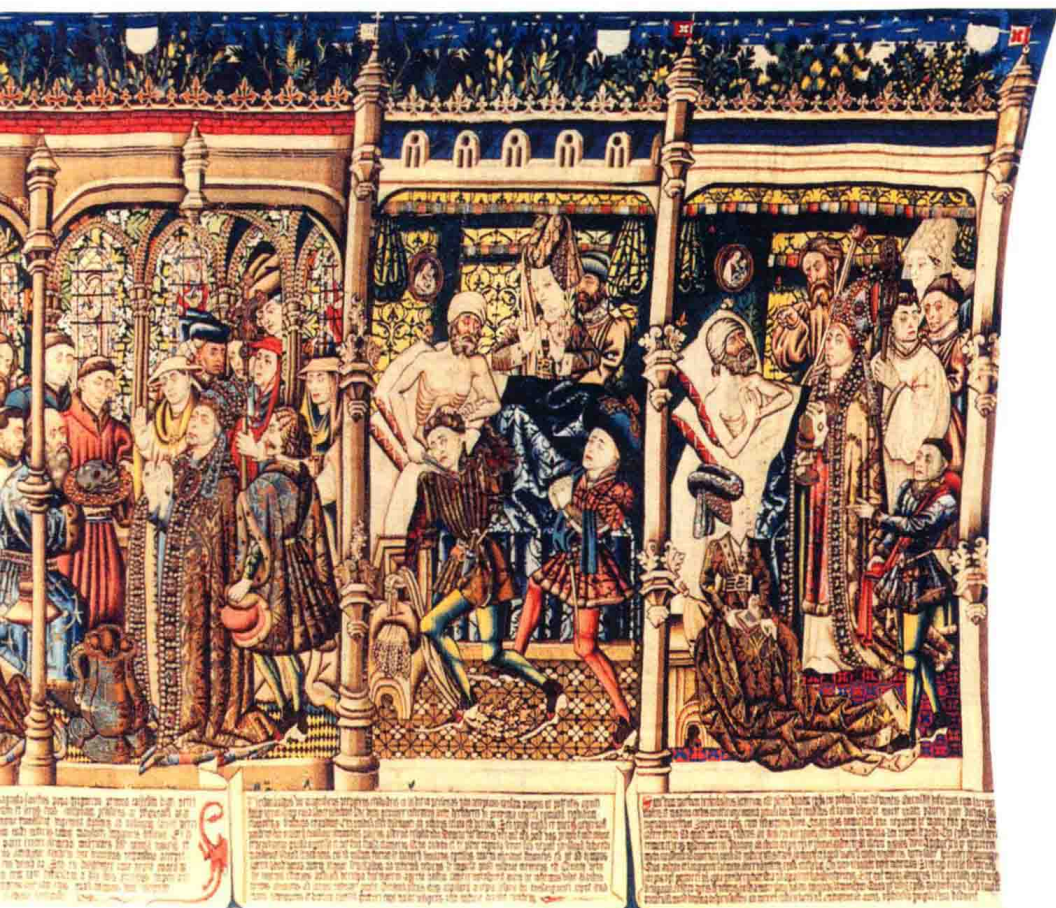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是15世纪中叶佛兰德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关于其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威登出生在图尔奈，二战中这座城市的档案完全被毁，一并消失的是威登早年生活和作品的秘密。根据19世纪转录的一些零碎档案资料，我们对一个名叫罗吉尔·德·拉·帕斯杜勒的先生有所了解，他后来易名为佛兰德语化的罗吉尔·凡·德尔·威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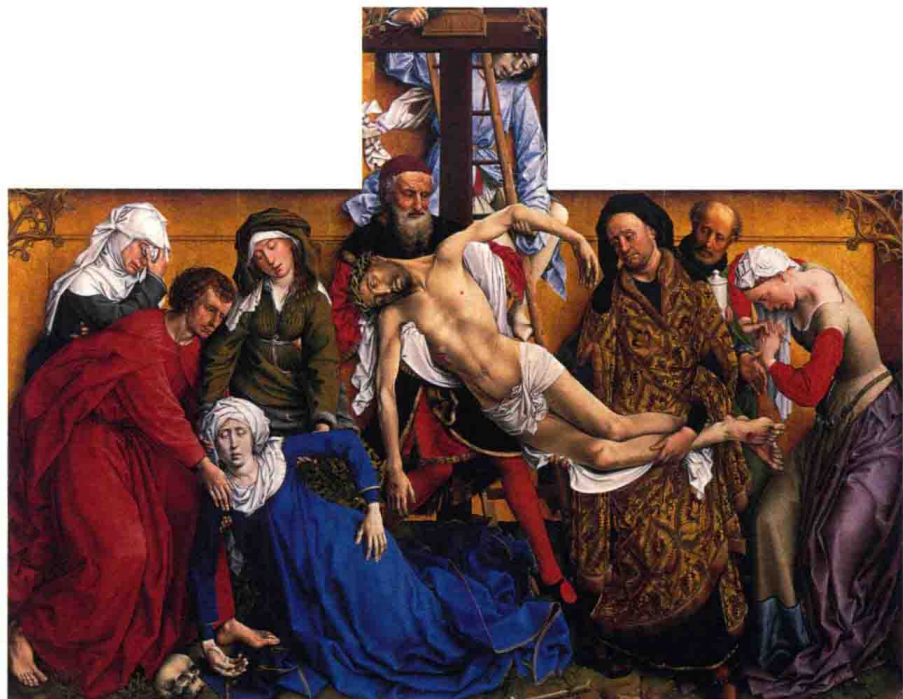
威登生前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是为布鲁塞尔市政厅金色大厅创作的巨幅四联组画，都以正义为主题。很不寻常的是，其中两幅完成于1439年的板面油画出现了签名（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才成为画界传统，但在15世纪威登及其同代人扬·凡·艾克就间或采用）。另外两幅可能是后来画的，但在1450年就全部完成并安装到位。在九年战争（1688—1697年）期间，1695年8月13—15日，法国军队对布鲁塞尔进行猛攻，随之纵火焚城，布鲁塞尔三分之一建筑被毁，威登的四联组画化为青烟。它们只在无数崇拜者（包括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在1520年专门提及去布鲁塞尔城市金色大厅参观威登画作）的游记和绘画、油画及挂毯的模仿品中幸存。这张约1459年创作的挂毯模仿品最完整地反映出原作的样子，在挂毯下面边缘甚至包含被认为原本书写在画框上的题记。

威登的四联组画，每幅高约3.66米（12英尺），四幅加起来长达10.68米（35英尺），这样的板面油画可谓巨制，足以与壁画抗衡。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约 1459 年,挂毯,430 厘米 × 864 厘米,伯尔尼历史博物馆,伯尔尼。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下十字架》，1435年，木板油画，220厘米×262厘米，普拉多博物馆，马德里。

它们的题材意在为金色大厅的法官提供道德楷模，呈现的是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更加完美典范、传说中的布拉班特公爵赫金巴尔德所代表的正义与节制。彼时，在佛兰德地区的市政厅流行悬挂描绘公平分配正义的著名场景的画作，存世的其他著名例子诸如：德尔克·波茨《正义的奥托三世》（约1473—1475年）装饰的鲁汶市政厅，吉拉德·大卫《正义的冈比西斯》（1498年，描绘的是活剥一个腐败法官的残酷场面）高悬在布鲁日市政厅的市政委员会厅。

威登四联组画《正义的图拉真和赫金巴尔德》中第一幅画的是罗马皇帝图拉真跨上坐骑出师攻打达西亚人，一个年老的农妇拦住他，要为死于罗马士兵手下的儿子讨个公道。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到右“阅读”这幅画时，我们看见杀人者被砍头（正如另一个时代的圣方济各派僧侣的遭遇），图拉真和贵族们在旁观。这个故事出自13世纪的《童话字母表》，作者是来自贝桑松的艾蒂安，不过在原故事

中，大约在公元100年的图拉真皇帝主动提出用他儿子的命来偿还农妇儿子的命。第二幅画的是6世纪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罗马的图拉真纪念柱前祷告后，当着一群红衣主教的面检查图拉真皇帝的头骨，旁边有一个医生指着图拉真皇帝的舌头；神奇的是，图拉真皇帝的舌头完好无损，似乎随时准备继续开口做出公正的死亡判决。这类似于死去的圣徒不朽的肉身，图拉真皇帝分配正义的能力也不会消亡。第三幅画的是传奇的布拉班特公爵赫金巴尔德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击杀他传召到身边的侄子，因为这个邪恶之徒犯下了强奸罪，假如以常规的方式送审，他会逍遥法外，所以仁善的公爵才以割喉的方式伸张正义。这幅画还描绘了目睹这场私刑处决的观众，包括画家本人。第四幅画的也是卧病在床的赫金巴尔德。有一个主教当着一大群人在为他主持圣餐式。令人惊奇的是，画中的公爵接受了圣体，尽管他没有为击杀侄子而忏悔：他相信他作出的死亡判决是公正的，不是有罪的。上帝似乎赞同他的看法。这四幅组画提供了公义与私义的平衡，图拉真皇帝执行的公义，病危的赫金巴尔德以私刑的形式来分配私义。两者都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世俗榜样，值得在金色大厅听讼的法官们效仿。

因其巨制、几十个人物和复杂的形式，威登这幅正义组画与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对神秘羔羊的崇拜》成为15世纪中叶佛兰德画派皇冠上的宝石。他们同时代的人肯定认为，这两件作品是同等的经典，都受到来自欧洲各地有文化的游客的追捧。尽管历经火灾、偷窃、捣毁圣像、劫掠、无耻冒名、切割等劫难，《对神秘羔羊的崇拜》却幸存至今，然而这幅代表威登事业高峰的《正义的图拉真和赫金巴尔德》，在九年战争的炮火中随着布鲁塞尔一起化为青烟。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少著名艺术家的杰作业已失落。威登现在最为人知的艺术品是他的《下十字架》，但在其生前，《正义的图拉真和赫金巴尔德》这幅组画才是他的丰碑。《下十字架》的确能

够夸耀其几百年来影响不衰，成为引人注目的收藏，可以为崇拜者、思想家和艺术家接近观瞻。我们禁不住好奇，要是命运许可，《正义的图拉真和赫金巴尔德》成为几百年来艺术家的朝圣对象，它可能已经产生多么不同，甚至更大的影响。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将与伟大艺术家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艺术品，并非必然是他们最伟大的艺术品，最有影响力的创造；它们往往只是碰巧幸存的艺术品，在滚动的历史骰子中最终胜出而已。

失而复得的艺术品

但是，并非所有失落的艺术品都彻底失落，下面故事的关键就存有一线希望。因为失落的艺术品，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已经摧毁的艺术品，有时会重新浮现。

2011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举办了“米兰宫廷中的达·芬奇”画展，展出了两幅失落的达·芬奇画作，它们是公认为出自达·芬奇手笔的15幅真迹。《纺车边的圣母》于2003年在一个苏格兰城堡失窃，2007年失而复得。《救世主》原本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的艺术藏品，但后来消失，直到2005年才重见天日（买家只花了很少的钱购得，因为卖主没有想到这是达·芬奇作品）。²还有一件作品《美丽公主》则富有争议。几个一流学者均认为这幅仿犊皮纸



达·芬奇，《救世主》，约1500年，胡桃木板油画，65.6厘米×45.4厘米，私人藏品；2017年佳士得拍卖行拍出4503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